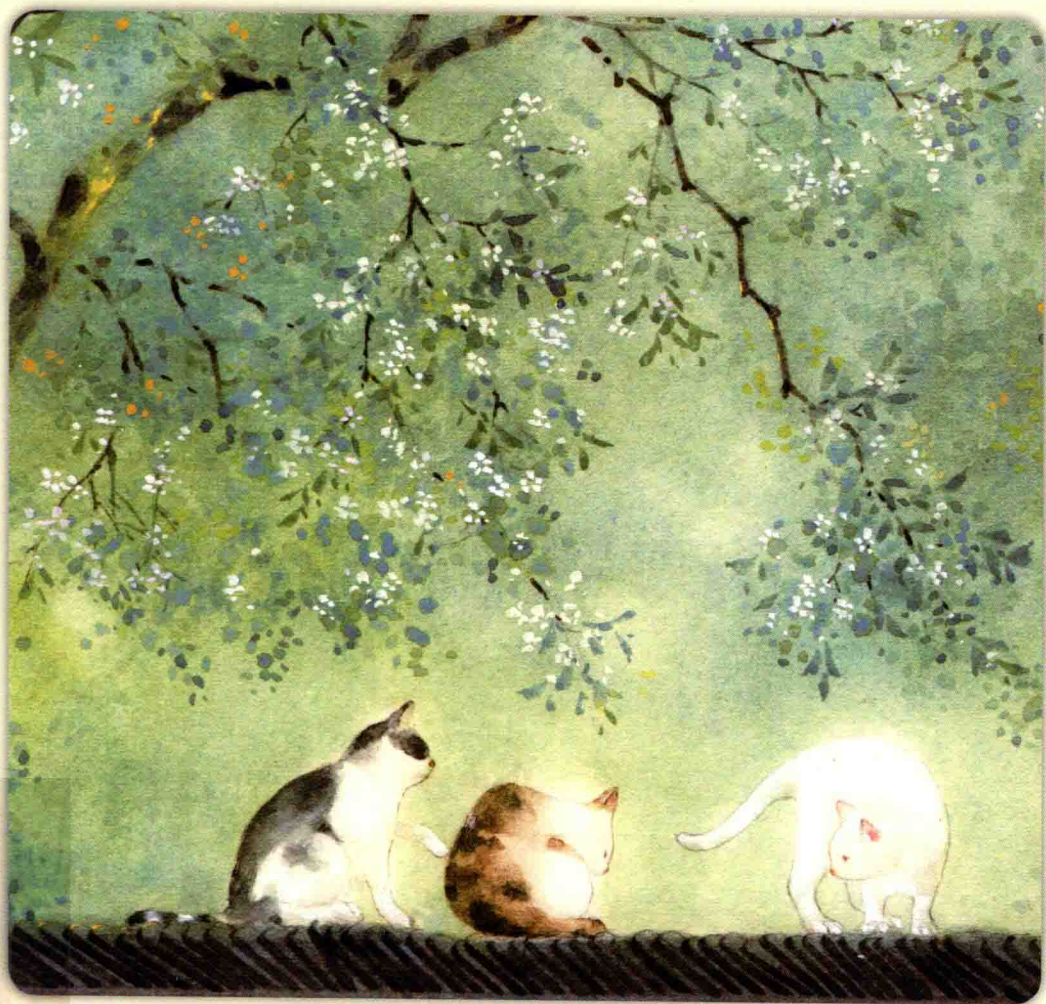


季  
—  
美  
—  
林  
—  
读  
—  
书  
—  
与  
—  
行  
—  
走



诗意手绘  
雅致隽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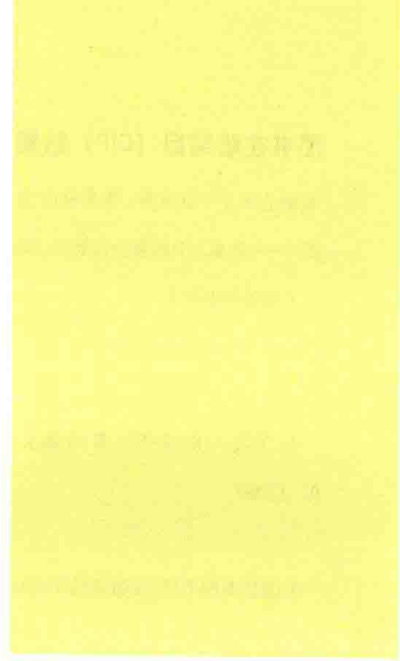
季美林 著

我的心  
不止于  
这世界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知音动漫

季美林



我的心  
不止于  
这世界

季羨林读书与行走

季羨林  
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

知音动漫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心不止于这世界：季羨林读书与行走 / 季羨林

著. — 北京：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19

(大师与少年)

ISBN 978-7-5145-1250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6662号

我的心不止于这世界：季羨林读书与行走 / 季羨林 著

---

-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 
(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)
- 出 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 
(武汉市东湖路169号)
-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(010-85869872)
-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·文艺坊
- 责任编辑 尤 敏 梁玉刚 方 莹 张 琦
- 策划编辑 方 莹
- 装帧设计 余诗立
-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-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
-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- 开 本 875mm × 700mm 1/16
- 印 张 16.75
- 字 数 195千字
- 书 号 ISBN 978-7-5145-1250-2
- 定 价 39.80元
- 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-68890818）
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公司调换，电话：027-68890818）



## 我的心不止于这世界

我一闭眼，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，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，推着一个铁圈，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，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。

这就是我。

“我”是季羨林。世人眼中的“国宝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学大师”，却在晚年三辞不受，“三顶桂冠一摘，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，露出了真面目，皆大欢喜”。还是要做那个“曾经的红衣少年”，那个在升官街上滚铁圈的喜子。

他坦荡笃定，舍弃了虚名浮利之后，不惧岁月凝视的真实。也许，

他早已参透，人的一生看似是走向终点，本质却是迈向生命的原点，淳朴恬澹、本色天然，才是生命该有的样子。

他乐观豁达，幽默中带着些许的孩子气，一生都在向世人展示一个最真实的自己。他总自嘲“少无大志”，戏弄老师、爱看闲书、虚荣心强，却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了；他六岁离家，到大二时母亲离世，十几年间，只短暂地回家过两次，他是“一个最爱母亲的人”，写过无数回忆母亲的文章，却“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”；他留学十载，科研之路成果斐然，却错过了与家人相濡以沫的岁月……

人生从不都是坦途，路太长了，必定有深山大泽，也有平坡宜人；有杏花春雨，也有塞北秋风；有山重水复，也有柳暗花明；有迷途知返，也有绝处逢生。他从不避讳，平和面对生活种种，诚恳地书写孤独，畅谈恐惧，坚毅求索，把一个赤裸裸的自己推向舞台，只为“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”。

也因此，他无比喜爱“天真无邪，率性而行”的小动物，也无比热爱天下第一好事——读书，置身书斋而寰游宇内，面对苦难而安静守拙，以此对抗生命的电光石火，岁月的无可回头。这样的“真”和“朴”，就像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一样，是他生命中永恒的力量。

北大教授谢冕也曾感喟：“一切的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，并由平凡构成；伟大无需装饰，也不可形容，伟大只能是它自身。正是由于这样不可辨认的一般和平常，却生发出逼人的辉煌。我从季羨林先生的身上，

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。”

行至毫耄，他却愈战愈勇，抱着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的精神，走过书卷，走过日月，不断深入神秘的领域，无限延展自己的世界。他用一颗真诚、敏感、坚毅而又博大的心，带领我们穿过日常的平庸与乏味，拥抱生命的通透与澄澈。

是的，未来的路也不会更笔直，更平坦，但我并不恐惧。

因为，我的心不止于这世界。



我这永久的悔就是：不该离开故乡，不该离开母亲。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，什么地位，什么幸福，什么尊荣，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，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，即使整天吃「红的」。




目  
录

故·园·之·恋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2 | 我的童年          |
| 011 | 寻梦            |
| 015 | 怀念母亲          |
| 019 | 我的小学和中学       |
| 022 | 我在北园山大附中的学习生活 |
| 029 | 赋得永久的悔        |
| 035 | 三个小女孩         |
| 042 | 一条老狗          |
| 049 | 老猫            |
| 060 | 月是故乡明         |

草·木·之·思


-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066 | 枸杞树   |
| 071 | 马缨花   |
| 076 | 夹竹桃   |
| 079 | 二月兰   |
| 085 | 槐花    |
| 088 | 石榴花   |
| 093 | 神奇的丝瓜 |
| 096 | 美人松   |
- 



## 书·香·之·旅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02 | 清华梦忆            |
| 106 | 清塘荷韵            |
| 111 | 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    |
| 123 | 园花寂寞红           |
| 127 | 幽径悲剧            |
| 131 | 去故国——欧游散记之一     |
| 136 | 表的喜剧——欧游散记之一    |
| 141 | 听诗——欧游散记之一      |
| 148 | 在德国——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|

## 造·化·之·情


-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152 | 游石钟山记 |
| 155 | 登庐山   |
| 159 | 登黄山记  |
| 174 | 大觉寺   |
| 183 | 山中逸趣  |
| 187 | 黄昏    |
| 192 | 听雨    |
| 197 | 雾     |
- 



## 劝·学·之·殷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202 | 开卷有益          |
| 205 | “天下第一好事，还是读书” |
| 208 | 我的书斋          |
| 211 | 写文章           |
| 213 | 丢书之痛          |
| 215 | 一个老留学生的话      |
| 220 |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   |

## 无·解·之·问

-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226 | 八十述怀    |
| 231 | 生命冥想    |
| 236 | 不完满才是人生 |
| 239 | 缘分与命运   |
| 242 | 谦虚与虚伪   |
| 244 | 成功      |
| 247 | 论压力     |
| 249 | 三思而行    |
| 251 | 有为有不为   |
- 



故 · 园 · 之 · 恋

## 我的童年

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来，不管还多么不全面，不管怎样挂一漏万，也不管我的笔墨多么笨拙，就是上面写出来的那一些，我们今天的儿童读了，不是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儿启发、从中悟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吗？

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，眼前没有红，没有绿，是一片灰黄。

七十多年前的中国，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，神州大地，一片混乱，一片黑暗。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，就是“朝廷”二字。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，于是“朝廷”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。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，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。乡下人一提到它，好像都肃然起敬。我当然更是如此。总之，当时皇威犹在，旧习未除，是大清帝国的继续，毫无万象更新之象。

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，于1911年8月6日，生于山东省清平县（现为临清市）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官庄。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（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）穷。专就山东论，是东部富西部穷。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，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，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。

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。在我诞生前，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。可是我降生时，祖父、祖母都已去世。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，最小的一个（大排行是第十一，我们把他叫十一叔）送给了别人，改了姓。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（九叔）孤苦伶仃，相依为命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活下去是什么滋味，活着是多么困难，概可想到。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，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，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，也算是最大的官。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，据说待他们很不错。可是家庭大，人多是非多。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。最后还被迫弃家（其实已经没了家）出走，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。

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，人地生疏，拉过洋车，扛过大件，当过警察，卖过苦力。叔父最终站住了脚。于是兄弟俩一商量，让我父亲回老家，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，寄钱回家，供我的父亲过日子。

我出生以后，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。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，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；没有钱买盐，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，在锅里煮水，腌咸菜；什么香油，根本见不到。一年到头，就吃这种咸菜。举人的太太，我管她叫奶奶，她很喜欢我。我三四岁的时候，每天一睁眼，抬腿就往村里跑（我们家在村外），跑到奶奶跟前，只见她把手一卷，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，手再伸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，递给我。我吃起来，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，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。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（每家有几十亩地）特别孝敬她的。她喜欢我这个孙子，每天总省下半个，留给我吃。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，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，最大的愉快。

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，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，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，总带我走出去老远，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、谷子。一天辛勤

之余，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。晚上回家，把篮子递给母亲，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。有一年夏天，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，她把麦粒磨成面粉，贴了一锅面饼子。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，吃完了饭以后，我又偷了一块吃，让母亲看到了，赶着要打我。我当时是赤条条，浑身一丝不挂，我逃到房后，往水坑里一跳。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，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。

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，使我终生受用不尽。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，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。我一直到今天，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，对吃喝从不计较，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些经历没有关系吗？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，也颇不以为然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，花朵当然要爱护；但爱护要得法，否则无疑是坑害子女。

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学着认字，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。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。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，也记不起有什么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之类的书籍。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，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。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，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？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。

虽然没有私塾，但是小伙伴是有的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：一个叫杨狗，我前几年回家，才知道他的大名，他现在还活着，一字不识；另一个叫哑巴小（意思是哑巴的儿子）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。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，泅水、打枣、捉知了、摸虾……不见不散，一天也不间断。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，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，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，浑身悬空，围绕大殿走一周。有一次被捉住，是十冬腊月，赤身露体，浇上凉水，被捆起来，倒挂一夜，仍然能活着。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——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。后来终于被捉杀掉。我每次想到这样

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，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，就颇有骄傲之意。

在故乡只待了六年，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，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，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。

我六岁那一年，是在春节前夕，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，我离开父母，离开故乡，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。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，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，想把我培养成人，将来能光大门楣，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。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，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（如果我活着的话），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间，我曾有几次想到：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，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，哪能被“革命家”打倒在地，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？呜呼，世事多变，人生易老，真叫作没有法子！

到了济南以后，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，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，非有亲身经历者，实难体会。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。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，而且还能吃上肉；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。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。我毫无办法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叔父望子成龙，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。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。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，面色严峻，令人见而生畏。每天入学，先向孔子牌位行礼，然后才是赵钱孙李。接着，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。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，街名叫升官街，看上去很堂皇，实际上“官者，棺也”，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。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。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，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，在一个小学生眼里，他是一个大人物，轻易见不到面。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，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的时候，我们俩竟成了同事，他是历史教员。我执弟子礼甚恭，他则再三逊谢。我当时觉得，人生真是变幻

